2

V
A 171.15
C36

用脩謂生子而開
有為寤生哉
近々
平々叙法不弄
奇然濃色可掬
蓋只是淨鍊
此段先叙武姜

左傳文苑一卷

雲間張鼐世調父評選　華亭陳繼儒仲醇父註釋
景陵鍾　惺伯敬父叅閱

魯隱公

名息姑魯惠公之子姬姓侯爵在位十一年按謚法不尸其位曰隱

鄭伯克段于鄢

隱公元年

按叔段之惡乃莊公縱之也縱其惡而復攻之君子謂之不友寘姜氏於城潁君子謂之不孝解經旨只鄭志二字盡了

初鄭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由國名生莊公姜長子及共叔段姜次子後奔共故曰共叔段莊公寤生寤生生之難也絕而復蘇驚姜氏故名曰寤生

受惡之由為異日兄弟相殘之端

巖邑是佳字於在一時則為[illegible]

祭仲援先王之制度陳一國之利害可謂於臣而終不曉君以幾諫之道於臣義何若

簡核無剩字

傳凡言初者因此年之事而推其所曰始也

因寤而驚故以其事名莊公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立為太子亟請於武公武姜請立叔段公不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武姜為段請于莊公以制邑封段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言制乃巖險之邑虢叔昔居此恃其險而不脩德為鄭所滅而死佗邑唯命欲佗邑則唯武姜之命是聽請京鄭地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公順姜請封叔段使居京號段為京城大叔以示寵異祭仲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都曰城方丈曰堵三堵曰雉一雉長三丈高一丈侯伯之城方五里徑三百雉故大都不過百雉都城過大將為國患先王之制大都不過參國之一三分國城之一中五之一中中邑五分國城之一小九之一小小邑九分國城之一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京城不合三等法度非先王之制莊公將不堪叔段據有大都之害公

無使滋蔓及消除之俱啟莊公殺弟之心非善諍也

此却又有態觀公必自斃於自及等語此縱其弟惡之本心

與欲倒

曰姜氏欲之焉辟害武姜欲大封叔段安所逃其禍害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所區處也無使滋蔓不使叔段之惡如草之滋長蔓延也蔓難圖也蔓草猶不可除況君之寵弟乎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言段據有大邑必多行不義之事必自斃踣也子指祭仲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於己鄙鄭邊邑貳於己兩屬於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公子呂鄭大夫言國家不可使人有携貳兩屬之心公將何以處段與欲大叔臣請事之無生其怨若弗與則請除之無生民心請除去大叔不除則舉國之民當生他心公曰無庸將自及言無用除之段將自及於禍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廩延鄭邑大叔以貳鄙收為己邑以廩延為界子封曰可矣子封公子呂也

可可正段罪厚將得衆土地豐厚得衆心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不義於君不親於兄非[illegible]附雖厚必崩壞大叔完聚完城郭聚人民繕甲兵具卒乘步曰卒車曰乘將襲鄭夫人將啟之夫人即武姜啟開也公聞其期曰可矣聞襲鄭之期可以有辭討鄭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伐段于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鄭邑公伐諸鄢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共國名書曰春秋書法鄭伯克段于鄢段不弟不盡弟道故不言弟如二君言段強大雋傑與鄭如二君然故曰克稱鄭伯譏失教也謂之鄭志不言出奔難之也遂寘姜氏於城潁而誓之曰不及黃泉無相見也城潁鄭地莊公誓言非死至地下無復與母相見既而悔之悔誓之失潁考叔爲潁谷

封人聞之有獻於公或獻謀或獻物公賜之食食舍肉舍音捨考叔食所賜舍置其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皆嘗小人之食矣未嘗君之羹請以遺之食而不啜羹欲其發問也公曰爾有母遺繄我獨無繄音依語助辭言我獨無母可遺潁考叔曰敢問何謂也公語之故且告之悔莊公告考叔以寘姜自誓之故且告以今悔之無及對曰君何患焉若闕地及泉隧而相見其誰曰不然言若掘地及泉水之處爲地中隧道與武姜相見誰以此說爲不然公從之公入而賦大隧之中莊公入隧道迎武姜而賦詩其樂也融融姜出而賦大隧之外武姜[illegible]公出身隧道亦賦詩其樂也洩洩遂爲母子如初君子曰潁考叔純孝也愛其母施及莊公詩曰孝子

左傳文苑

不匱永錫爾類其是之謂乎 不匱純孝也莊公雖失於初考叔感通之所謂永錫爾類

鄭伯突[illegible]積慮[illegible]殺弟[illegible]之姜氏[illegible]之
[illegible]辟害[illegible]全無[illegible]子之心後之必自斃其
庸[illegible]自及厚[illegible]崩[illegible]逆料[illegible]罪惡[illegible]
盈[illegible]都不[illegible]所以祭仲之徒愈急而莊
公之心愈緩呂東萊謂公此等計術施於
敵國則為巧施於骨肉則為忍信是確
論[illegible]則為鄭伯[illegible]獲進逸[illegible]
之道也

左氏書周鄭二字亦先君而後臣意

王貳於虢見周欲退鄭伯而不敢退周人將畀虢公政見周欲[illegible]虢公而不敢進此[illegible]也

不辨名分却只論質無益此人所駁良多

議論古雋

周鄭交質 隱公三年

按周天子鄭諸侯也至於交質尊卑之分蕩然左氏譏其質之不誠故以信不由衷二句作斷案

鄭武公莊公為平王卿士王貳於虢 平王欲分政於虢公 鄭伯怨王王曰無之故周鄭交質 王子狐為質於鄭鄭公子忽為質於周故曰交質子狐平王子交質以子為信 王崩周人將畀虢公政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成周之禾 麥禾未熟取者芟躁之也 周鄭交惡君子曰信不由衷質無益也明恕而行要之以禮雖無有質誰能間之 若有相知之明相諒之恕而行其事要結之以上下大小之禮節雖[illegible]交質其子誰能離間其交 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蘩蘊藻之菜筐筥錡釜之器潢汙行潦

之水山夾水曰澗水注川曰谿方池曰沼小渚曰沚蘋大萍蘩皤蒿藻聚藻皆可爲菜筐方筥員皆竹器錡有足釜無足金器汙停水潦流水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而況君子結二國之信行之以禮又焉用質風有采蘩采蘋義取不嫌於薄禮雅有行葦泂酌行葦篇義取忠厚泂酌篇義取雖行潦可以祭祀昭忠信也明有忠信雖薄物皆可爲用

此篇以信字作主脫曰信不用裏況曰

爲有明信末曰昭忠信總見之失信

宋穆公屬殤公 隱公三年

按宋襄之後子姓公爵宣公舍其子與夷而立其弟穆公穆公復欲立其兄之子殤公而託司馬孔父其讓賢一事議論甚正乃其後公子馮爲禍於宋蓋胎自宣公矣

宋穆公疾召大司馬孔父而屬殤公焉殤公名與夷宣公之子穆公之侄蓋以託之孔父使立爲國君曰先君舍與夷而立寡人寡人弗敢忘不敢忘宣公德若以大夫之靈得保首領以沒先君若問與夷其將何辭以對請子奉之以主社稷寡人雖死亦無悔焉亦無愧悔於先君對曰群臣願奉馮也馮穆公子公曰不可先君以寡人爲賢使主社稷若棄德不讓是廢先君之舉也若弃遜讓之德不與殤公是廢

屬孔父語亡溫雅出賢德之傳俱流自丹裏不著虛飾著色語

可不務乎於今最爲常語然此處[illegible]來原自[illegible]無力上意已盡其無癖由原是重出然却有勢鵰尾一折決起戰文

舍子立弟正是宣公不謹始受他日子馮之祓不肇於出居之時蓋釀於傳[illegible]之日矣

先公舉賢之意豈曰能賢光昭先君之令德宣公以國讓我今我又以國讓殤公是光明殤公讓國美德可不務乎吾子其無廢先君之功使公子馮出居於鄭八月庚辰宋穆公卒殤公即位君子曰宋宣公可謂知人矣立穆公其子饗之不立其子立其兄子亦享天祿命以義夫讓國義也言宣公能以義制命商頌曰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其是之謂乎

有國有傳之子常道也亦中道也宣公遜國於弟而使之逐其子穆公遜國於侄而使之殺其身何百祿是荷之有古今教傳國之序者鮮不貽我於國若宋之穆公吳之東夢宋之太祖其明鑒乎

在好兵上生出和民為州吁結句

州吁弒君石碏殺州吁隱公四年

按州吁弒君自立未列於會但稱名而不稱君故經書曰衛人殺州吁于濮

春衛州吁弒桓公戴嬀子而立將修先君之怨於鄭二年鄭人伐衛之怨而求寵於諸侯以和其民諸篡立者諸侯皆與之會則不復討故欲求此寵使告於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害謂宋公子馮君為主敝邑以賦舉國之賦調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於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公問於衆仲曰衛州吁其成乎衆仲魯大夫成成其為君對曰臣聞以德和民不聞以亂亂謂阻兵安忍以亂猶治絲而棼之也治絲當以和緩

弑逆大惡也衆仲不目其元凶大惡而但云阻兵安忍蓋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

一注論一州吁作四節相錯最錬有態

此時陳桓公尚存未有謚號石碏不應稱桓公

莽之益見其難治 夫州吁阻兵而安忍阻兵無衆安忍無親恃兵則民殘衆叛安忍則刑過親離衆叛親離難以濟矣夫兵猶火也弗戢將自焚也夫州吁弑其君而虐用其民於是乎不務令德而欲以亂成欲以亂成其功句法必不免矣言必取禍州吁未能和其民厚問定君於石子石子石碏也厚以州吁不安故問於父曰何以得覲曰陳桓公方有寵於王陳衛方睦寵眷也睦親也若朝陳使請必可得也朝陳使陳爲衛請命於王必可朝王厚從州吁如陳往陳石碏使告于陳密使人告陳桓公曰衛國褊小老夫耄矣八十曰耄無能爲也此二人者實弑寡君敢即圖之二人石厚州吁碏請陳因其來朝而

此左氏之誤也迎歲衛人迎公子晉于邢而立爲衛宣公

討之陳人執之而請涖于衛執吁厚請衛人自臨討之涖臨也九月衛人使右宰醜涖殺州吁于濮醜衛臣名是歲衛人迎公子晉于邢而立爲衛宣公石碏使其宰獳羊肩涖殺石厚于陳獳奴侯反獳羊肩碏家宰君子曰石碏純臣也惡州吁而厚與焉句法碏惡州吁弑君以厚臣事州吁故併殺之大義滅親其是之謂乎碏以其子從弑君之賊國之大逆不可不除故曰大義滅親也

方莊公之寵州吁也碏能諫之及州吁之篡桓公也碏又能誅之可謂社稷之臣矣

似為實作難

善惡兩言人人能道引商書周任二段直針骨刺髓之談可驚可駭

五父諫辭平 隱公六年

按陳公子佗有輕鄭之心故不許鄭成其後侵陳之舉乃出於鄭五父善隣之言至是驗矣

五月庚申鄭伯莊公侵陳大獲大獲俘馘往歲鄭伯請成于陳與陳講好結成陳侯不許陳公子佗五父諫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君其許鄭陳侯曰宋衛實難鄭何能爲宋衛大國實可畏難鄭小國何能爲害遂不許君子曰善善機不可失惡惡念不可長其陳桓公之謂乎言陳桓公不許鄭成是失善機而長惡念長惡不悛改也從此及也隨而目及於禰雖欲救之其將能乎商書曰惡之易也易念而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言尚可撲而滅周任有言曰爲國家者見惡

非特惡人凡惡念惡事皆是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絕其本根勿使能殖生殖也則善者信矣信音仲言惡者既屈則善者自伸矣

一言長惡之罹於我再引言惡念之當絕反言以取譬可得痛切矣

稍簡有韻

周諺以下引言以办爭長之非語二工鍊用之宗盟一句便壓倒凌越之心

滕侯薛侯爭長 隱公十一年

按滕薛雖仝爲諸侯之國而來朝爭長非禮之正但周篤懿親薛終不可以先滕故羽父一言而薛侯自正

春滕侯薛侯來朝爭長滕薛皆侯爵故爭相爲長薛侯曰我先封薛祖奚仲夏所封在周前故曰先封滕侯曰我周之卜正也言我乃周卜官之長薛庶姓也薛任姓滕姬姓故指薛爲庶姓我不可後之我同姓親不可後於庶姓公使羽父魯大夫請於滕侯曰君與滕君辱在寡人辱臨朝於魯君周諺有之曰山有木工則度之擇其材之大小賓有禮主則擇之擇其序之尊卑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周家宗室盟誓皆先同姓而後異姓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

左傳文苑

任齒 若我公來朝薛國姬姓諸侯不敢與任姓諸侯並列 君若辱貺寡人則願以滕君爲請 謙言薛君辱加貺賜於魯君則願請以滕君爲長 薛侯許之乃長滕侯 乃以滕君爲長

先同姓而後夷姓周有宮盟已不可逮且陰公之言謙遜不迫此薛侯之不得不從也

鄭莊公此舉有他命許叔數語自是氣度從容故左氏以有礼許之

引過之言委婉動人

調絕工鑿然有

鄭莊公戒守許大夫 隱公十一年

按鄭莊公城潁之誓幾無行矣卒因考叔之悟母子如初伐許得國誰不賴之況出齊魯之讓哉乃奉莊公之弟曰不敢以許爲功曰寡人有母不能和協曰吾先君新邑於此父子兄弟之情若爲益開至欲撫柔許以固鄭圉是始終無利許私鄭之心

秋七月公會齊侯鄭伯伐許壬午遂入許許莊公奔衛齊侯以許讓公 以許土地讓魯 公曰君謂許不共 不共職貢 故從君討之許既伏其罪矣雖君有命寡人弗敢與聞 雖齊有以許與魯之命不敢聞命輒受 乃與鄭人 以許與鄭 鄭伯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以居許東偏 百里叔莊公弟東名許偏東鄙也 曰天禍許國鬼神實不逞于許君

金石之声

四字字句法暗相映在有意無意之間

長句鍊勁最有濃色

鄭莊公見齊魯相違亦不敢自有許國故奉許莊公弟與之其詞温栗可掬

不能自以為功句是讓能其能

而假手於我寡人借手于我以討許寡人唯是一二父兄不能共億父兄同姓臣共給億安也其敢以許自為功乎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謂叔段寄食四方出奔共其況能久有許乎吾子其奉許叔以撫柔此民也吾將使獲也佐吾子獲鄭大夫公孫獲將使助百里治許若寡人得沒于地壽終天其以禮悔禍于許言天加禮于許而悔禍之不以亂也無寧茲無寧寧也茲此也言寧止此許叔居許東偏許公復奉其社稷唯我鄭國之有請謁焉如舊昏媾謁告也許莊公獲還國後若鄭國有請求於許焉如舊日昏媾之親婦之父日昏重昏日媾其能降以相從也無滋他族實偪處此以與我鄭國爭此土也言能降心從請告無生他姓之心處此許地以偪害

久有許句是責己而況禋許句是慮患其能與許爭句是憂遠至曰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公自私自利之心不覺暴露矣

鄭以與我爭此許地吾子孫其覆亡之不暇而況禋祀許乎若他姓處此相偪害則我鄭國子孫救亡之不暇況能禋祀許之山川乎潔齊以享謂之禋祀寡君之使吾子處此不惟許國之為亦聊以固吾圉也使許叔處東偏不特為許國社稷亦賴汝以固我之邊陲乃使公孫獲處許西偏曰凡而器用財賄無寘於許我死乃亟去之急去勿居許也吾先君新邑於此舊鄭在京兆武公始遷在河南王室而既卑矣周之子孫日失其序鄭亦周之子孫日失次序夫許大岳之胤也大岳神農之後堯四岳也胤繼也天而既厭周德矣吾其與許爭乎君子謂鄭莊公於是乎有禮得伐叛討貳存亡繼絕之禮禮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者也許無刑而伐之刑法也服

語〻典則到底以一礼字收束

左傳文苑

而舍之度德而處之量力而行之舍其國度許德厚薄量鄭力強弱而處之行之相時而動聊以固吾圉是相時而動無累後人我死而去之是無累後人可謂知禮矣

諸侯無王命八人之國罪已大矣又女大夫守之不容誅矣左氏以為君禮是長君也

鄭莊公養惡不倫陷親不義固謝惡陰忌人也之親乎克許有功不伐責己讓社而慮患庶幾靡不備矣詎頴考叔舍肉之對其以養回莊公之丑心故乎河氣無婉而社去禮如此

按取者得非其有之謂納者不受而強致之謂

將昭德三句一篇要領

清廟以下章法要整

連下數個昭字其文纍〻如头珠

魯桓公名軌惠公之子隱公之弟弑兄自立謚法辟土服遠曰彊

臧哀伯諫納郜鼎二年

按哀伯乃僖伯之子名達宋賂魯桓公以弑逆賂器故哀伯有滅德立違之諫

夏四月取郜大鼎于宋納于太廟非禮也宋太宰華督弑其君殤公以郜大鼎賂魯桓公受之而納於周公之廟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塞違以昭臨百官猶懼或失之或失其道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廟茅屋以茅飾屋著儉也大路越席大路祀天車越席結草為席太羹不致太羹肉汁不用五味調和粢食不鑿黍稷為粢不求精鑿昭其儉也袞冕黻珽袞畫衣也冕冠也黻韋韠以蔽膝也珽玉笏也帶裳幅舄帶革帶也衣下曰裳幅若今行縢者舄複履衡紞

失德句總承上來方有收拾

僖伯之言始若平緩至此何等激切

臧德主違與昭

紘綖衡維持冠者紞冠之垂者紘纓從下而上者綖冠上覆昭其度也藻率鞞鞛藻率以韋爲之所以藉玉也鞞佩刀鞘上飾鞛下飾鞶厲游纓鞶紳帶也一名大帶厲大帶之垂者游旌旗之游纓在馬纓前如索帬昭其數也火龍黼黻火畫火也龍畫龍也白與黑謂之黼形若黼黑與青謂之黻兩已相戾也昭其文也以文章明貴賤五色比象昭其物也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方錫鸞和鈴昭其聲也錫在馬額鸞在鑣和在衡鈴在旂動皆有鳴聲三辰旂旗昭其明也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之上以昭其德象天之明夫德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名以發之以照臨百官百官於是乎戒懼而不敢易紀律今滅德立違立華督違命之臣而寘其賂器於大廟宋以郜鼎賂周故曰賂器以明示百官百官象之

德塞違相應

只就鼎上引事証明

把德收束筆力古勁

其又何誅焉國家之敗由官邪也官之失德寵賂章也百官所以失德而違邪者由寵臣之受賄章明無所忌憚郜鼎在廟章孰甚焉武王克商遷九鼎于雒邑九鼎夏禹所鑄三代相傳以爲國寶義士猶或非之伯夷之屬而況將昭違亂之賂器於太廟其若之何何以照臨百官公不聽周內史聞之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內史周大夫官也臧僖伯諫隱觀魚哀伯諫桓納鼎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故曰其有後於魯

斬奚之盜不可責所穿窬暮桓豈惧取我人之一鼎乎羽父為桓公畫弑逆之謀哀伯為桓公畫守城之策正

左傳文苑

名宣姬不當置哀伯於羽父之下

季梁勸脩政 桓公六年

此見楚有謀隨之心已兆於侵隨求成之心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起自仆自予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

楚武王侵隨使薳章求成焉（薳章楚大夫字法使求平于隨）軍於瑕以待之（瑕隨地居瑕以待隨之報）隨人使少師董成（少師隨大夫董正也使之正二國之成事）鬬伯比言于楚子曰（伯比楚大夫令尹子文之父）吾不得志於漢東也（句法）我則使然（漢東水名言我楚之不得逞志於漢東諸侯我之失策使然）我張吾三軍而被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彼諸侯恐懼而協心以謀禦我之策故難間其心此楚之失策）漢東之國隨爲大隨張必棄小國（隨若

語簡淨鍊法藏其中故字句俱奇

季梁反覆論語〻中机果如且此所料應上請羸師以張之句先成民句是一章關鍵

自張大必棄絕小國而不協心以謀楚小國離楚之利也小國離心則隨勢孤無援此楚國之利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少師心素自侈大請楚子示以羸弱以張大少師之心使忽楚熊率且比曰季梁在熊率且比楚大夫季梁隨賢臣何益言季孫必諫其君何益於事鬬伯比曰以爲後圖言今雖未行吾計後舉必墜吾計中少師得其君言季梁雖賢不如少師得君之愛故當以少師爲計王毀軍而納少師毀其軍容以示羸弱從伯比之謀也少師歸請追楚師墜其計中隨侯將許之信楚弱也季梁止之曰天方授楚諫止隨侯言楚彊大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小國敬謹故有道大國淫虐則無道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祝史太祝太史正辭不盡稱君

連用數謂字文如層波疊障而又湍迴草轉備極奇觀

之美今民餒而君逞欲祝史矯舉以祭詐稱功德以誑鬼神臣不知其可也言不可以敵楚公曰吾牲牷肥腯牲牛羊豕也牷純色完全也腯亦肥也粢盛豐備則何不信黍稷曰粢在器曰盛信言信于神也對曰夫民神之主也言鬼神之情依民而行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成就也故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博廣也碩大也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盛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雖告神以博碩肥腯其實皆當兼此四謂民力適完則六畜既大而滋也皮毛無疥癬兼備而無有所闕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三時春夏秋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嘉善也栗敬謹也謂其上下皆有嘉德而無違心

也違和之心所謂馨香無讒慝也言牲牷粢盛酒醴之所以馨香者以上下皆無讒諛邪慝之行故務其三時脩其五教親其九族此先成民之事五教五倫之教也九族謂外祖父外祖母從母子及妻父妻母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之子并巳之同族皆外親有服異族者以致其禋祀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成成功也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主有心言隨國之民各有異心乏主言民饑餒也君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脩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於難隨侯懼而脩政楚不敢伐

按是時隨侯寵少陟傷大棄季梁勸以表德脩祀兄弟之國則仁人之言乎

申繻論命名 桓公六年

按此傳首敘正嫡之禮次敘立名之義中詳其實末究其弊而此本題結之不惟隆重世嫡自不與庶孽同禮豈以建立之際而危疑未定耶

九月丁卯子同生以太子生之禮舉之接以太牢備用太子之禮舉之接以牛羊豕之太牢重適也卜士負之妻士食之禮世子生三日卜士負之射人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卜士之妻爲乳母公與文姜宗婦命之世子生三月君夫人沐浴於外寢立於阼階西鄉世婦抱子升自西階君命之名乃降宗婦蓋同宗之婦公問名於申繻對曰名有五有信有義有象有假有類以名生爲信若公子友生而有文在其手曰友因命名曰友以德命爲義若文王名昌知其必能昌盛周邦武王名發知其必能發兵誅

故實可取文太方大實

命名旨趣具見亦以見古人重諱之原

此更進一步愈精愈密

暴以類命爲象若孔子首象尼丘因命名曰丘字仲尼取於物爲假若伯魚生而有人饋之魚因名曰鯉取於父爲類若今子同生與父同日因名曰同不以國國君之子不自以本國爲名不以官不以本國官職之號不以山川不以本國山川之名不以隱疾隱痛疾患避不祥也不以畜牲六畜之名不以器幣祭器玉帛之類周人以諱事神自殷以上未有諱法周人尊神故祀宗廟則諱祖宗之名名終將諱之既有諱法則命名之後終久諱之而不敢道故以國則廢名以國爲名則終諱其國之號以官則廢職以官爲名則因諱名而廢其職以山川則廢主國主山川今以山川爲名當改其山川之名是廢主以畜牲則廢祀以畜牲爲名則名猪廢猪名羊廢羊是廢祭祀太人少牢之禮以器幣則廢禮以器幣爲名則不敢用此器幣是廢祭祀俎豆玉帛之禮晉以僖侯廢司徒僖侯名司徒廢

接引明確

司徒爲中軍宋以武公廢司空武公名司空廢爲司城先君獻武廢二山二山具敖也魯獻公名具武公名敖更以其鄉名山是以大物不可以命是以國家大物如官職山川畜牲器幣皆不可以命名公曰是其生也與吾同物同日生也命之曰同取於父爲類義

此篇敘事多出程說內則篇申繻所謂亦是名子者不以國不以日月不以隱疾不以山川之名是常法易及廢沛爲難命名曰同公蓋取嫉於父可

兩必字典未失字見鬬廉能謀能斷

師克在和不在衆有王者和衆之道不疑何卜有烈士斷制之

鬬廉敗鄖師 桓公十一年

按蒲騷之役莫敖請濟師鬬廉先欲加師於鄖以禦四邑卒而鄖師果敗豈非廉筭之勝邪

楚屈瑕將盟貳軫 貳軫二國名 鄖人軍於蒲騷 鄖邑 將與隨絞州蓼 四小國名 伐楚莫敖 即屈瑕也 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 恃其近郊必不誡備 且日虞四邑之至也 虞度也且日日度隨絞州蓼之來 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鬬志 鄖有虞度四國之心必不疑楚師之來恃其近城則小小失利必走保其城而無鬬志 若敗鄖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 謂益師於楚王 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不敵 商紂離心周武同心 君之所聞也成軍

風左氏豈浮夸哉

左傳文苑

以出又何濟焉何請益師之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鄖師於蒲騷卒盟而還終與貳軫二國盟誓而歸

樂四邑以縫其手之先加勛以潰其腹心腹謀未合此計已壞所得疾雷不及掩可去也廉其去兵哉

鄭伯欲殺祭仲而謀之雍糾糾又謀之於妻所謂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也戒哉

婦人有三從即父不可忍夫豈宜倍母之言不可听矣

鄭伯殺祭仲不遂出奔蔡 桓公十五年

此篇以謀及婦人二語作斷案見閨房之愛寧割於其夫而不忍割於生我之父真足爲機事不密者之戒

祭仲專鄭祭仲逐昭公而立厲公遂專鄭政鄭伯患之厲公患祭仲之專政使其婿雍糾殺之雍糾祭仲女婿將享諸郊將爲祭仲設享于鄭郊而殺之雍姬知之雍姬祭仲之女雍糾之妻也知其夫將殺其父謂其母曰父與夫孰親其母曰人盡夫也言凡人皆可嫁之爲夫父一而已生我者惟有一父而已胡可比也言夫之親不若父之親也遂告祭仲曰雍氏舍其室而將享子於郊言雍糾將棄我妻室而享祭仲以祭之於郊吾惑之以告吾疑其事故以告于我父祭仲殺雍糾尸諸

周氏之汪陳尸於周氏之池公載以出厲公憐其見殺故載其尸以出奔曰謀及婦人宜其死也言雍糾不密其事而爲妻所知其爲祭仲所殺宜也厲公出奔蔡昭公反祭仲復迎昭公於衛而立之

夫上父皆親夫不比父婦人之言未爲定論然雍糾未社爲君除害而先自殺乎身然蔡仲之殺乃乎妻殺之也故謀及婦人一句實足爲千古蛾戒

三甥之謀亦愚矣不能使鄧侯自強其國而徒使爲戕賊之謀縱使楚文王可得而殺安知後來無滅鄧者耶

噬臍之喻與鞭長不及馬腹同一奇特

魯莊公名同桓公之子母文姜在位三十二年按謚法勝敵克亂曰莊

鄧侯不殺楚文王莊公六年

按鄧侯牽於甥舅之情卒不保其社稷楚固不仁鄧亦未爲智也

楚文王伐申過鄧鄧國曼姓鄧祈侯曰吾甥也楚文王是夫人鄧曼所生故曰吾甥止而享之留楚王享食之騅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三人皆鄧之甥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三甥料楚王必滅鄧若不早圖後君噬臍後來君必悔之如以口齧腹臍不可及也其及圖之虖圖之此其時矣盍當其可及之時而圖之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謂以舅而殺其甥將爲人所賤惡不肯食吾之餘食也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則鄧國必爲楚所滅

就餘字轉曰妙

左傳文苑

雖社稷之神亦無享祀矣而君焉取餘君安得有餘食以與人乎不從還音旋十五年伐申還之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果如三甥所料

楚子過鄧鄧侯以亦享之則以為吾甥之故楚得不念舅氏之言乎不數年而伐之滅之亦忍乎哉吾得以一言為鄧侯斷曰細人之壺人也以姑息

子糾親也四語其意已委婉而文亦半采顧開雍曰請受而甘心生仲之計也仲之請囚亦知鮑叔之必生己也故世稱管鮑之交

請生之間脫受而二字

鮑叔薦管仲 莊公九年

按鮑叔與管仲素相友善故薦之於桓脫檻車之囚而任國政之重齊之霸彊皆鮑叔之力也

夏公莊公伐齊納子糾欲納子糾以為齊君桓公自莒先入秋師及齊師戰於乾時齊地我師敗績公喪戎路失所乘兵車傳乘而歸乘他車歸秦子梁子以公旗辟於下道是以皆止公既敗失其戎車二子恐公為齊禽故以公旗辟于下道以誤齊師是以皆為齊師所獲焉鮑叔帥師來言曰子糾親也請君討之託不忍之辭而請魯討之管召讐也請甘心焉欲生得管仲託言請受而快意討之乃殺子糾於生竇魯地召忽死之管仲請囚鮑叔受之及堂阜齊地而稅之稅音脫解其縛也歸而以告曰管夷吾治賢也

於高傒齊上卿使相可也公從之

此傳叅法司馬遷史記所載彼詳而贍此簡而核

伯玉謂是神品尚未能了然

鍊正此亦賞大方

一節照應一節句句典實出審獄一段似出別調仍是本格所以為佳

曹劌論戰 莊公十年

按曹劌先詰其可戰之故而後施其善戰之術乘其彼竭我盈而克之望其轍亂旗靡而逐之正所謂不以力而能屈人之兵者真能知用兵之利害處

齊師伐我來伐我魯公將戰曹劌請見曹劌魯人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肉食在位者間與也言有祿食肉者已有定謀何必廁其間劌曰肉食者鄙所見鄙陋未能遠謀乃入見問何以戰問莊公以何爲本與齊師戰公曰衣食所安弗敢專也必以分人言衣食雖吾身所安弗敢自安必分與人之凍餒者對曰小惠未徧民弗從也分衣食豈能徧惠國人民未懷惠必不從所使公曰犧牲玉帛弗敢加也必以信言祭祀之物有常數弗敢有加於舊祝史必陳信於鬼神

此與李梁之諫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同意

叙得奇絕

章法

左傳文苑

對曰小信未孚神弗福也此特一念小信未孚于上下神未必降福公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言訟獄雖不能察其曲直當否必盡已之情以求之對曰忠之屬也可以一戰上思利民忠也言莊公以情察獄爲忠之一端民感其忠思欲報上故可用以一戰戰則請從公與之乘共乘兵車戰於長勺公將鼓之鳴鼓進兵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可以進兵齊師敗績公將馳之馳車追齊之奔劌曰未可下視其轍登軾而望之劌下車視齊轍迹又登車前橫木爲軾者以望齊師旌旗曰可矣可以追逐遂逐齊師既克公問其故問曹劌以不鼓及視轍登軾之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言戰以勇氣爲主方一鼓之初正敵氣奮發之時至再鼓敵有玩心而勇漸衰及三鼓敵有怠心而勇氣竭矣彼竭

按詐奔則轍迹旗旗必整今轍亂旗倒知其非詐故克之

我盈故克之彼既三鼓則玩怠而竭我軍久不得進驟而鼓之則勇氣方盛所以克齊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齊爲大國恐有詐奔伏兵吾視其轍亂望其旗靡故逐之詐奔則轍跡旌旂必整今轍亂旂倒知其非詐故遂克之

按胡氏謂善爲國者不陳善師者不陣善陣者不戰至於善戰御已衰矣又以詐敗取勝此乎言蓋深有貶於曹劌也余謂其詭道也不詐不足以取勝胡氏之論乎亦宋公之仁歟長勺之戰曹劌之力也

臧文仲善宋辭 莊公十一年

按文仲即臧孫達宋以大水之故而歸咎於己之不敬其辭悲其志切故文仲卜其將興

秋宋大水公莊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於粢盛若之何不吊對曰孤實不敬諸侯降名稱孤天降之災又以爲君憂拜命之辱拜謝君命之辱覘臧文仲曰宋其興乎禹湯罪己其興也浮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國有凶稱孤禮也不以常辭稱寡人而以降名稱孤得引咎自責之禮言懼而名禮其庶乎其言恐懼脩省首以不敬自責而稱名有禮其庶幾於興乎既而聞之曰公子御說之辭也既而言此對答實御說爲此辭臧孫達曰是宜爲君有恤民之心明年御說立爲宋君繼閔公而立是爲桓公

文仲以能人已在下與亡不怪者以人事亦且後天道後之人其當者畏乎矣此篇得之

詞命清古工

辭一卿之秩而開一世之基辭一夕之宴而得數百年之眷深矣哉完之於子孫於奔也

陳敬仲辭卿 莊公二十二年

按此篇首敘陳完辭卿之語次敘飲酒卜晝之語末引君子仁義兩言以結之章法句法俱稱上品

陳人殺其太子御寇陳公子完與顓孫奔齊齊侯使敬仲公子完字爲卿辭曰羈旅之臣幸若獲宥及於寬政赦其不閑於教訓而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去其負擔奔走之勞而得息肩君之惠也所獲多矣敢辱高位以速官謗請以死告詩云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使爲工正飲桓公酒桓公賢之故就其家飲酒據敬仲爲主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臣之享君禮當卜日重其事也故嘗卜其晝日若夜飲則未之卜也不敢繼燭君子曰酒

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合宜之義）以君成禮弗納於淫仁也（愛君之仁）

叔仲竊旅亟可命以上卿客以遠召
謗義仍淫以表則以不繼淫義表
身為節以出為稱兩得之以

正論質語按尚
實未暢
稱引朝會之
礼俱有証据
出言讜論鑿
之動聽
長卿諭巴蜀檄
使者不然本此
非是君不舉數
語句法森然

曹劌諫觀社　莊公二十三年

按魯莊公如齊觀社其舉動已自輕矣曹劌朝會征伐巡狩之論最爲確見

公如齊觀社（齊因祭社蒐軍魯莊公往觀之）非禮也曹劌諫曰夫禮所以整民也（大凡行禮以辨上下定民志故可以整齊下民）故會以訓上下之則（諸侯相會所以教訓在下事天子之法）制財用之節（於會必號令諸國合出貢賦之多少）朝以正班爵之義（禮使小國朝大國所以正班爵尊卑之義也）率長幼之序（其班爵同者乃以年齒長幼爲序）征伐以討其不然（不朝不會則以征伐而討其罪）諸侯有王（諸侯朝于天子日述職）王有巡守（天子適於諸侯日巡狩）以大習之非是君不舉矣（自朝會之外則國君無所舉動）君舉必書書而不法後嗣何觀（人君舉動史官必書於策）

所書舉動不合於先王之法則後嗣子孫失所觀瞻也

古法侯非朝覲會同不輕出境蓋以后嗣親法所係不可輕也曹劌陳大義以匡君法矣

此傳敘驪姬譖三公子而假之二五故以二五耦句結之中間敘事翩翩足稱上品

似驪姬之愛幸而其讒也猶借

晉獻公嬖驪姬 莊公二十八年

此傳敘獻公溺驪姬之色故驪姬恃愛賂二五毀譖太子及群公子故篇末以二五耦句結之中間敘事翩翩足稱上品

晉獻公娶于賈無子烝於齊姜齊姜武公之妾也上淫曰烝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齊姜生一女一男其女後嫁秦穆公男名申生爲太子又娶二女於戎又娶二女於戎狄之國大戎狐姬生重耳大戎唐叔之後姬姓以狐爲氏重耳晉文公也小戎子生夷吾小戎允姓之戎也子女也夷吾晉惠公也晉伐驪戎驪音黎驪戎男女去聲以驪姬驪戎姬姓男爵以其女驪姬納於獻公歸生奚齊驪姬歸晉生子名曰奚齊其娣音弟生卓子驪姬之娣媵生子名曰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賂外

二五以成之蓋言不由己則可從中贊之而易於惑听邪謀之奸乃出此哉

本以譖公子也而假威民懼戎來言計亦巧矣小人之不可測也如是

結語奇崛

嬖梁五與東關嬖五獻公有外嬖大夫姓梁名五又有嬖大夫在東關外者亦名五使言於公曰曲沃君之宗也曲沃恒叔成師所封之邑先君宗廟在焉蒲與二屈君之疆也蒲屈晉二邑名晉國之疆場也不可以無主言三邑皆不可無人主之宗邑無主則民不威疆場無主則啟戎心戎之生心民慢其政國之患也若使太子主曲沃而重耳夷吾主蒲與屈則可以威民而懼戎且旌君伐又可以旌表吾君之功伐也晉侯說之使太子居曲沃重耳居蒲城夷吾居屈群公子皆鄙其他衆公子皆使居邊邑唯驪姬之子在絳絳晉都獨有奚齊卓子二人居國內二五卒與驪姬譖群公子而立奚齊晉人謂之二五耦二耜合爲一耦以譬二五共墾傷晉室也

神之鑒人不應若此瑣屑史過所論特世所謂鬼物者耳至於虢公請地則其失愈甚安得不亡

內史過知虢亡 莊公三十二年

按史過知虢之亡則以爲虐而聽於神史嚚知虢之亡則以爲多凉德二人之見如出一律

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有神以聲與人接而降于莘惠王問於內史過曰是何故也言神何故而降對曰國之將興明神降之監其德也將亡神又降之觀其惡也故有得神以興亦有以亡虞夏商周皆有之王曰若之何何道處之對曰以其物享焉以神所出之物祭享其至之日亦其物也此解以其物之義言當問神以何日降若以甲乙日至祭祀先脾玉用蒼服尚青以此類祭之王從之內史過往使內史過往以其物享神聞虢請命內史過至莘聞虢請神求賜土田之命反曰虢必亡矣虐而聽於神夫民神之主也虢公虐民

國將興數語大有關係當是千古名言

而聽命於神 神居莘六月虢公使祝應宗區史嚚享焉 祝名應宗人名區太史名嚚 神賜之土田史嚚曰虢其亡乎吾聞之國將興聽於民國將亡聽於神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 聰則無不聞明則無不見正則自正于己直則能正乎人且專一於聰明正直無有二心 依人而行 神無私其禍福故依人善惡而行 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 凉薄也言虢多薄德之事賜之土田所以禍之也

鑒湘觀渣之論然神為有所民祝神之論則以神為世聖人所法思神之事若有若無是也史嚚聰明正直而一之法庶幾其思神之懷狀哉

戎狄三言正夷吾尊攘突意其一匡規模大畧已見於此矣

魯閔公 名啟方莊公之子母叔姜在位二年按謚法在國遭難曰閔

管仲請救邢 閔公元年

按狄人伐邢是以夷狄伐中國矣敬仲請齊侯救邢辭嚴義正宜足以伸威伐於天下

狄人伐邢管敬仲 夷吾 言於齊侯曰戎狄豺狼不可厭也 不可使之足 諸夏親暱 近也 不可棄也宴安酖毒 酖鳥名以羽畫酒能殺人言宴安之禍其毒如酖 不可懷也詩云豈不懷歸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請救邢以從簡書齊人救邢

上用三疊文法末歸重簡書上去得簡而言備

仲孫論伯王之器也是但當可桓公計當急為巢討賊待其自斃非策也

齊仲孫湫論政 閔公元年

按魯莊公薨慶父殺子般立閔公國中大亂齊桓公使湫來定難蓋窺魯之強弱而興亡之也

齊仲孫湫來省難書曰仲孫亦嘉之也仲孫歸曰不去慶父魯難未已慶父去年殺子般其作難之心未已公曰若之何而去之對曰難不已將自斃君其待之公曰魯可取乎對曰不可猶秉周禮周禮所以本也禮乃國本臣聞之國將亡本必先顛而後枝葉從之魯不棄周禮未可動也君其務寧魯難而親之寧難而親睦魯親有禮魯秉周禮而親睦之是親有禮因重固魯國根本安重堅固因而成就之是因重固間攜貳攜離而疑貳者乃可因而間之覆昏亂昏迷而暴亂者乃可覆而取之霸王

之器也 上四者皆霸王所用以成其業

暮周公伯禽以來風化浹洽民可濡目淸身安體習無適而非周禮者陸經衰姜夢父之難非易主而不非易主禮非奪其權而不非奪其位宋暮國之俗法秉周禮者為忘者獨哀姜夢父二三人可宋暮國之美俗豈二三人之惡所非遠移乎湫可謂冥覘國矣

此傳至為大夫截以上是敘事下士蔿知太子不得立而欲其逃罪以遠祔

獻公滅同姓之國以封其臣孰知趙魏之封乃

晉獻公爲太子城曲沃 閔公元年

按曲沃之城實獻公中驪姬之計而爲之也士蔿知其難之將作故勸之逃後姬胙中之毒太子不敢自明竟至於死亦公之自貽伊慼尚誰咎哉

晉侯作二軍 萬二千二百人爲一軍周制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晉本一軍獻公恃強大乃增爲二軍 公將 去聲 上軍 獻公自將上軍 太子申生將下軍趙夙御戎 趙夙衰之兄也爲獻公御戎車 畢萬爲右 畢萬魏犨之祖也爲獻公之車右以備禦侮 以滅耿滅霍滅魏 所滅三國皆姬姓 還 滅三國而歸晉 爲太子城曲沃 先是獻公從二五之奸謀使太子居曲沃至是復爲增築其城 賜趙夙耿 以耿國封趙夙 賜畢萬魏 以魏國封賜畢萬 以爲大夫士蔿曰太子不得立矣分之都城 曲沃桓叔所封宗廟在焉

基異日分晉討乎

為吳太伯之論美矣然天下無要父之國其如太子之不淫何

故曰分之都城而位以卿古者軍將皆名卿今申生將下軍故曰位以卿也先為之極先為處申生之道已極其大不如逃之無使罪至為申生計者不若逃之他國以避禍無使晉加之罪為吳太伯不亦可乎太伯周大王適子知太王欲立王季故逃奔而適吳今子為太伯之事則可矣猶有令名能如大伯雖不得為後亦有遜國之善名與其及也與其畱晉而及於禍不如逃也且諺曰心苟無瑕何恤乎無家言吾心苟無瑕疵之愧則不必以無國家為憂天若祚太子其無晉乎設使天有為申生之福雖出在外何患無晉國乎

士蔿之策良是法法行不社及國當時乃出於私議而不以告太子乎豈太子安於承父志寧棄生言而不恤乎

叙戰事亦要悉有致

此段叙事極蒼古懿公雖禽荒於平日然觀其與矢授玦與繡衣情亦可哀衛又不顧而亡之亦狼矣哉

衛懿公好鶴滅國 閔公二年

按衛之亡也以懿公之好鶴而其興也以文公之勤儉合而觀之後之為國者可不知所務哉

狄人伐衛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軒大夫車懿公好鶴以大夫車而載之將戰將與狄人交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衛國人受甲為兵者鶴實有祿余焉音烟能戰鶴乘軒其祿位皆大夫也公與石祁子玦取決斷義與甯莊子矢取禦難義使守守國也曰以此贊國以決斷禦難之義贊助衛國擇利而為之與夫人繡衣曰聽於二子入以綉衣與夫人取文章順序之義使夫人聽命於石甯二子渠孔御戎戎車子伯為右車右黃夷前驅先鋒也孔嬰齊殿殿音店師後曰殿反禦也戰於熒澤地名衛師敗績遂滅衛僖僖公之元年齊

如歸忘亡用字奇而精純

實事作工閒法

文公之中興於特勤民牧馬為然實本於秉心之塞淵

桓公遷邢於夷儀地名邢困於狄桓公於是遷之二年魯僖二年封衛於楚丘

邢遷如歸衛國忘亡齊桓公具邢器用而遷之故邢遷夷儀如歸其國衛國被齊安集之恩忘其滅亡之困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文公戴公之弟也粗布以為衣厚繒以為冠蓋諸侯諒陰之服務材訓農蓄積材木教訓農事通商惠工通商旅以遷其有無惠百工以賴其器用敬教勸學敬重五教勤勸為學授方任能授百事之宜任材能之人元年革車三十乘革車兵車也季年乃三百乘季末也季年在魯僖公二十五年

彼戴邢衛桓公遷而去之必於二年之後去日也所以券其衆也蓋衆不極則功不大功不大則名不高故長其衆

以張吾名是以萬人之命而從一己之私也此霸畧之暗昧所以不錄於王道

此是文夫原

按克之諫總言冢子之重不可以帥師亡明儲戒

正論然文却平

非太子之事也以上言太子之

獻公使太子帥師 閔公二年

按皐落之役獻公使太子帥師已有廢立之意里克羊舌之言皆有合於經常之理乃申生不念伯氏之言卒自縊於新城後人謚之爲恭世子者亦愍其孝心之不得白也噫

晉侯使太子申生伐東山皐落氏東方赤狄別種居東山者皐落其氏族里克晉大夫諫曰太子奉冢祀社稷之粢盛以朝夕視君膳者也故曰冢子冢太也君行則守有守則從君有朝會征伐行役之事則代君守國君使大臣守國則太子從君而行從曰撫軍守曰監國撫軍者助君鎮撫士卒監國者助君監臨國家古之制也夫帥師專行謀誓軍旅帥師者必專謀軍事誓戒軍旅以一衆心君與國政國政正卿之所圖也非太子之事也師在制命而

戒不可帥師舍下君失官意不可以帥師以上論帥師之義不可使太子舍下帥師不威意

太子國之本也本搖則國從之里克當獻公問其誰立即舉申生以對濟君之灵也不濟以死繼之夫誰曰不然乃隱忍不對是悞之也

已命將軍所制稟命則不威專命則不孝若太子帥師稟君之命而後行事則無威權苟專制命令則爲不孝故君之嗣適不可以帥師君失其官帥師不威將焉用之太子統師是失其官也若稟命則帥師無威重之理二者皆不可君將焉用彼將哉且臣聞皐落氏將戰君其舍之恐軍敗太子得罪故以利害說公曰寡人有子未知其誰立焉不對而退見太子申生太子曰吾其廢乎揣知獻公將廢已故問里克對曰告之以臨民教之以軍旅使主曲沃是告之以臨民之事使將下軍是教之以軍旅之事不共是懼言太子當以任大責重不共其職爲懼何故廢乎且子懼不孝無懼弗得立脩己而不責人則免於難太子帥師公衣之偏衣偏衣左右異色其半似公服以此衣太子佩之金玦玦如

又作川血

握兵之要以遠災害果若先友之見申生爲戾太子矣可乎哉

諸大夫各出緣語殆如送行文字正有態有色但文多四字稍覺方拙

本是不好却今一人說好却

環而不連以金爲之爲偏衣之佩飾狐突御戎先友爲右狐突伯行重耳外祖父也爲申生御申生以太子將上軍戎戎車也右太子右車也梁餘子養御罕夷先丹木爲車右罕夷晉下軍卿也梁餘子養爲罕夷下軍御先丹木爲車右羊舌大夫爲尉尉軍尉也先友曰謂太子曰衣身之偏衣公衣之半握兵之要謂佩金玦將上軍在此行也子其勉之勉力從事偏躬無慝分身衣之半非有惡意也兵要遠災握兵之權要可以遠災害親以無災又何患焉有偏衣之親而無災害則可以免患狐突歎曰歎先友不知君心時事之徵也時天時乃人事之徵應衣身之章也衣所以章貴賤佩衷之旗也旗表也所以表明其中心故敬其事則命以始謂君若敬太子之事則當以春夏命以四時之始服其身則衣之純謂君若服太子之身則當衣以純色之服用其

揣摩晉事若符左券

狐突專行也故其論最深而盡此是文腹

隆絕

此傳若走盤之珠圓活遒勁字字針線句句聯絡奇之奇者也

衷則佩之度謂君若用太子之中心則當佩之玉以稱士君子之常度今命以時卒閟音秘其事也冬十二月閟盡之時命之以盡其事非所謂敬衣之尨音忙服遠其躬也尨雜色衣之以遠其躬非所謂服佩以金玦棄其衷也舍弃其中心非所謂用服以遠之不衣之純是服以遠之時以閟之不命以始是時以閟之尨涼衣之尨雜則有涼薄之意冬殺命以窮冬則有肅殺之心金塞金屬秋方其性剛而塞玦離玦如環而缺離不相連屬胡可恃也雖欲勉之狄可盡乎雖欲勉力從事而山東之狄必不可盡梁餘子養曰帥師者受命於廟受脤於社脤宜社之肉盛以脤器有常服矣爲將自有常服韋弁服軍之常不獲而尨不知韋弁之常服而衣尨雜之偏衣命可知矣命君命也死而不孝不如逃之身死而父有殺子之名尤爲不孝不如逃他國以免禍罕

有心之言深中獻公病源

烟沒黯慘復出收戰一奇

按周公黑肩欲弒莊公而立王子克辛伯告王

夷曰尨奇無常尨雜奇怪非常之服金玦不復玦剛而缺離不復反之象雖復何爲復國何能爲君有心矣有害太子之心先丹木曰是服也狂夫阻之言是偏衣之服雖狂夫猶有所疑曰盡敵而反曰獻公命申生之辭謂盡滅狄人乃得歸國敵可盡乎雖盡敵猶有內讒指驪姬二五讒譖也不如違之去以免禍狐突欲行欲以太子去適他國羊舌大夫曰不可違命不孝棄事不忠雖知其寒君心寒薄惡不可取然不忠不孝之惡名不可取子其死之與狄戰死太子將戰狐突諫曰不可昔辛伯諗周桓公云諗音審告也內寵並后妾如后禮爲並后外寵二政權臣擅命爲二政嬖子配適庶子如適寵大都耦國大都如王國亂之本也周公弗從故及於難今亂本成

遂與王殺周公黑肩事在桓公一十八年王子克莊公弟桓公嬖子也

倒句掉尾

矣立可必乎驪姬爲內寵二王爲外寵奚齊爲嬖子曲沃爲大都故曰亂本成矣太子未必得立孝而安民子其圖之全身爲孝不戰爲安民當圖此二事與其危身以速罪也若危身於戰鬬之間有功益見害是速召罪戾也

里克告父以慈告子以孝乎爲父子之皆在玉乎後驪姬殺申生之謀已成憚克而未敢發生僖施以言毒之克從用家術而不去矣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多不忍直後故交客不敢中立乎免乎驪姬得乎中立之言姬無所憚

而射城之難作乎是克之父子之皆當兩全而不去都正不當爲立也爲刃之下人不寒之爲虎之羅狀不寒力驪姬申生之謀夫豈中立之地哉勢已射而爲守乎舊勢已沒而方守乎初用家術慮後勢克之所以敗也

涉子之淫太子性里克於之論爲正申生之得以孝有二大夫之賜也

左[illegible]